

“射雕三部曲”与“杨讷史学著作四种”

■虞云国

金庸的“射雕三部曲”借宋元历史大背景敷陈故事。对小说中出场或提及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，对全真教创教者王重阳及其弟子丘处机等全真七子，对朱元璋曾隶属明教教主张无忌的麾下，读者都是耳熟能详的。倘若有人读过小说，还想究诂这些人或事在历史上是否一如小说的描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“杨讷史学著作四种”（包括已出的《世界征服者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》《元代白莲教研究》《刘基事迹考》与即将出版的《丘处机“一言止杀”考》）就有三种与此有关，值得金庸的拥趸们开卷把读。

由于治宋史，也须关注有交集的蒙元史，我早就知道作为元史名家的杨讷先生，1980年代已读过他的《元代的白莲教》。时隔多年，他将这篇论文扩充为专著《元代白莲教研究》。其序文说：“在过去的论文里我曾谈到白莲教在南宋的情况，但资料准备不足，写得很简略，篇名不敢兼题宋代。现在这本书虽然在南宋部分有所增补，还是没有勇气在书名上加一个‘宋’字，原因如故。”然而，即便他自谦“简略”的追溯，当年已让我对南宋白莲教有清晰的把握；由此也见他治学的严谨与论史的明快，这些特点同样贯穿于他的所有史著。

金庸认为朱元璋出身明教，大明国号即出于此，那是采纳了明史大家吴晗的结论。在《明教与大明帝国》里，吴晗从摩尼教（即



《世界征服者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》 《元代白莲教研究》
《刘基事迹考》 杨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明教）与白莲教都被统治者斥为“事魔邪教”，又都“不事荤酒，不杀物命，修忏念佛，均托于佛教”，认定“明教之久已合于白莲社”。《元代白莲教研究》一方面以大量史证说明“明教并没有与白莲教混合”，彻底否证了前贤的定论；一方面对朱元璋曾拥戴的韩林儿之号“小明王”出典于“明王出世”，对朱元璋之所以定国号为“大明”，有理有据地揭示都出自《大阿弥陀经》，那是白莲教崇奉诵读的经典，与明教教义没有丝毫关系。

在金庸笔下，全真教三代教主王重阳、丘处机、尹志平俨然是正义的化身，在金国、蒙古南侵中，成为南宋民众的北方盟友。他的这种定位也有所本，即陈垣的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，其中将“汴宋遗民”的身份泛加于全真七子。这部名著撰于抗战沦陷中的北平，陈垣自称“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

事，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”，有点“以古人自况”。《丘处机“一言止杀”考》则认为，可以理解史学大师的用心与感情，但仍须坚守“就学术论学术”的求真原则，以史实力证其“遗民说终究是不能成立的”。至于号称“一言止杀”的丘处机，据说乾隆帝也大为赞佩，为撰联语云：“万古长生，不用餐霞求秘诀；一言止杀，始知济世有奇功。”《丘处机“一言止杀”考》同样无可辩驳地坐实：这一谎言不过是其后继者接踵叠加的“故事新编”与“故事补编”，无非“借抬高父师来抬高自己”。丘处机在蒙古入侵中原时扮演的角色，充其量指望在中原“建立一个由蒙古操控的刘豫式傀儡政权”。总之，丘处机不仅不是“汴宋遗民”（且不说他出生时北宋灭亡已有21年之久），也从未有过“一言止杀”的济世义举。而成吉思汗也从没收敛杀心，临终遗言还特地交

代：西夏都城出降之日须将其国君与居民全部杀尽。

对成吉思汗能否称得上英雄，《神雕侠侣》结尾曾借郭靖之口有过评断。成吉思汗家族人才辈出，“射雕三部曲”还写到其子辈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与孙辈蒙哥、忽必烈。蒙古铁骑西征南侵，所到之处刷新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。《世界征服者》全景勾勒了铁木真祖孙三代充满血与火的征服战争，叙事要言不烦，举重若轻，行文深入浅出，明白晓畅。对金庸小说涉及的成吉思汗祖孙事迹与战绩感兴趣的读者，也一定会开卷有益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末章《千秋功过》里，著者提纲领地介绍了中外史学界对蒙古征服史极具争议的不同评价，明确认为中国史学界在评论蒙古南侵与西征上采用了双重标准，即“把成吉思汗的南侵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来处理，而把西征作为对外问题”，并重提鲁迅说过的老问题：成吉思汗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汗。他的看法对近年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的热议颇有启发性：

历史的流程是自上而下的发展，古人是按他们那时的状况区分内外的，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和国界去划定古人的行为空间。如果我们的史家能在这点上达成共识，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对南对西的征服活动，我们的评论也将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。

“射雕三部曲”没写到刘基，

《碧血剑》里则有年老盲者唱曲道：“神机妙算刘伯温，算不到：大明天子坐龙廷，文武功臣命归阴。”作为神化人物，刘伯温在民间的知名度几与诸葛亮相埒。他身后之誉云遮雾绕，历600年而不衰。这种美誉，据《刘基事迹考》归纳，一是对明朝开国的贡献，被誉为所谓“渡江策士无双，开国文臣第一”；一是有超乎常人的智慧，被塑成占卜星象、预测吉凶的术士与精通兵法、多智善谋的军师。著者以翔实的文献与严谨的推理，采取考证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手法，廓清了明代以来给刘伯温笼罩的光环，令人信服地指出：“刘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并不那么大，他的智慧也不那么超人。”至于神化的根子首先“出在朱元璋”，朱皇帝之“嘉许刘基预知天命，是为了烘托自己”；刘基死后20余年，由其孙辈操刀而托名黄伯生的《故诚意伯刘公行状》出笼，一方面编造了刘基的许多荒诞故事，一方面掩饰了他的某些真实事迹。其后，他的后代与乡人意犹未尽，几经哄抬，终于将其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（这还不包括《烧饼歌》之类的民间附会）。

“杨讷史学著作四种”论述的人与事都进入了民间传说或历史小说的领域，但或真伪混淆，或聚讼纷纭，让人有莫衷一是之慨。倘若读者不满足于小说或传说的层面，还想进而了解其历史真相的话，这套小丛书无疑是值得信赖的上乘之选。

半部极简中国史

——读《文白对照十八史略》

■夏学杰

《十八史略》是元朝人曾先之编写的一部通史，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南宋末年。作者从正史中采撷史实，以时间为轴，以君王为主线，简要地勾勒出上古至南宋的历史。有人说，该书化繁为简，将18部中国正史凝练于一书，堪称“极简中国史”。但以现在的视角看，确切地说，它堪称为半部极简中国史，因为它只记录到宋代。

曾先之系江西庐陵人，南宋末年进士，与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为同乡好友。文天祥在抗元时兵败被俘，拒不降元，从容就义。而曾先之经历了南宋灭亡至元朝建立，最终选择隐世著书，写出了这部《十八史略》。

《十八史略》最早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元年，即1297年。化繁为简的叙述，使其一经出版就畅行于民间，至明代，《十八史略》成为书塾中启蒙性的历史读本。《十八史略》在日本也有较大影响，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贞观政要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一同在日本宫廷、幕府内被正式讲读；同时模仿《十八史略》体例、以“史略”为书名的日本历史读物纷纷涌现，在日本形成一股文化潮流。

虽然是一部简史，但是，该书也不是什么都是简写的，而是做到有所取舍，有详有

略。比如，该书对春秋时期的历史，是一笔带过的，“周平王以后为春秋之世。其列国与周同姓者，曰鲁、曰卫、曰晋、曰郑、曰曹、曰蔡、曰燕、曰吴……”对春秋时期的总体概况，写得极为简略，仅仅用了100余字。但对战国时期的历史，倒是不惜笔墨，比如对吴越争霸、卧薪尝胆的历史，写得不乏细节，可以说，做到了洪迈所说的“文烦简有当”。洪迈在其《容斋随笔》中写道：“欧阳公《进新唐书表》曰：‘其事则增于前，其文则省于旧。’夫文贵于达而已，繁与省各有当也。《史记·卫青传》：‘校尉李朔、校尉赵不虞、校尉公孙戎奴，各三从大将军获王，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轶侯，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，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。’《前汉书》但云：‘校尉李朔、赵不虞、公孙戎奴，各三从大将军，封朔为涉轶侯、不虞为随成侯、戎奴为从平侯。’比于《史记》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，然不若《史记》为朴贍可喜。”

该书不单记述了孤立的历史事件，亦梳理出中国上古时代至南宋末年主要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因篇幅之简略，历史人物之间的亲属情仇关系，便一目了然。该书的取材原则，大致是五代以前的历史，取材

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至欧阳修的《五代史记》等17部正史，宋代史事取材于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与刘时举的《续宋编年通鉴》。虽均取材于正史，非源于民间之野史传说，但因该书的史料价值不大——除了宋史，所以常常作为历史入门读物。学者张鸣说：“从来礼失求诸野。曾经在民间流行的历史读物，每每被湮灭，其实，《十八史略》作为乡野半启蒙简史，很有价值。”

书中收录了许多有趣的典故。如师德宽厚清慎，犯而不校。弟除代州刺史，师德谓：“兄弟荣宠过盛，人所疾也，何以自免？”弟曰：“自今人虽唾其面，拭之而已。”师德慨然曰：“此所以为吾忧也。人唾汝面，怒汝也，而拭之，则逆其意而重其怒矣。唾不拭自干，当笑而受之耳。”师德每荐仁杰，而仁杰每毁师德。璽语仁杰曰：“朕用卿，师德所荐也。”仁杰退而叹曰：“娄公盛德，我为所容久矣。”这便是唾面自干的典故。曾先之对武则天的评判比较公允，既说武曌大力鼓励人们告密，任用酷吏四处罗织罪名，用谋反之罪诬陷人，所诛杀的人不可胜数。又言武曌很有权术，善于用人，贤才们也乐得为武曌所用。她任用将相大都十分得当，魏元忠、娄师德、狄仁杰、姚元崇等都是名相，



《文白对照十八史略》
（元）曾先之著
王明辉、郭鹏注释
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

宋璟也显扬于朝廷。

作为南宋的臣子，曾先之对南宋颇为了解，该书共分五卷，宋史单独作为一卷，且篇幅较大。对宋人与金人的战战和用了很多笔墨。岳飞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该书言：兀术以书抵桧曰：“尔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必杀飞乃可。”张俊又构成飞罪，逮赴狱。桧奏诛飞及张宪、岳云，和议遂谐。秦桧一直是议和派，因为议和被弹劾，被罢相。后又因为议和，而又复相。可见，岳飞死于秦桧之手，并没冤枉秦桧。

《文白对照十八史略》是国内首版完整文白对照版本。由学者王明辉、郭鹏注译，二位学者都是大学教授。全书采用左页古文原文、右页白话文译文对照的形式，读者看起来很方便。当然，该书用语并不晦涩，如能稍通些文言文，原文大致是可以读懂的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该书依然是帝王将相的家族史。以往的中国史书一向如此，记录的不过是朝代史，还有各个历史上的大人物，平民之生活是被淹没在史书里的。就连民间学者编撰的史书，依然看不到平民的身影。